

# 语用失误交际模式之认识解

佟倩

**摘要:** 交际过程中语用失误的产生归因于交际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文章在认知意义观的基础上, 结合经验观、突显观及注意观, 对交际模式进行再讨论, 从而指出语用失误是交际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 同时指出语用失误可能在交际过程的四个步骤中产生, 同时也可能在四个步骤中规避, 实现成功交际。

**关键词:** 语用失误; 言语交际模式; 认知意义观

**作者简介:** 佟倩, 女, 讲师, 硕士。(浙江传媒学院 大学外语教学部, 浙江 杭州, 310018)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 (2011) 02-0111-04

## 一、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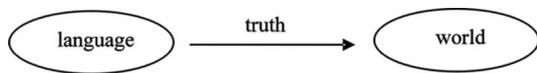
语用失误 (pragmatic failure) 这个概念最早由 Jenny Thomas 于 1983 年提出。一般认为, 说话人用正确的语法关系表达, 却忽略了听话人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 即在不恰当的时间、地点, 不顾对方的价值观, 说出了不合时宜的话, 导致了顺利交际受到阻碍, 不能得到预期的交际效果, 这种情况叫语用失误。在我国, 众多语言学学者对这个话题进行了研究, 如: 何自然 (1986, 2002), 顾曰国 (1992), 孙亚 (2001), 钱冠连 (2002), 唐红芳 (2007) 等。Thomas 认为语用失误是由“不能理解所说话语的言外之力”造成的<sup>[1]</sup>, 这种判断显然认定听话人对语用失误承担了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国学者钱冠连在指出语用失误是说话人话语中无意触犯对方的错误的同时, 提出了语用失误容忍度, 即听话人对可能导致语用失误的信息所持的态度: 接受、某种程度的接受和不接受, 认为交际过程中的语用失误是说话人的“不自觉违反”和听话人不能容忍的结果<sup>[2]</sup>。笔者赞同钱冠连的说法, 将语用失误的责任归于任何一方都有失偏颇, 交际双方参与交际, 对交际结果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认知角度对交际模式进行讨论, 指出交际双方在语用失误中承担的不同作用, 同时提出复杂的交际活动中, 对语用失误的四步规避的可能。

## 二、认知意义观及言语交际模式

### (一) 认知意义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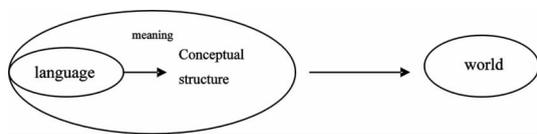
认知意义观与客观主义意义观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传统的客观主义意义观将人为主观因素完全排除在研究之外, 认为意义是语言与外部世界的直接关系, 完全忽视人的经验、感知、想象、体验等主观活动在意义构成过程中的作用。持这样观点的学者认为名字映射物体, 述义映射物体与物体的关系, 句子则映射真假值<sup>[3]</sup>。总之, 语言是对外部世界的直接映射, 如图 1。



图示 1 客观主义意义观<sup>[3]</sup>

认知意义观首先否定了客观主义意义观认为的语言是对外部世界的直接映射, 认为语言是对人类经验概念化表达的工具。意义是概念化的, 是依赖于心理过程的模式与内容, 即: “某一词语的意义等于说话者或听话者大脑中被激活的概念, 是词语和大脑之间的一种关系, 而不直接是词语和世界之间的关系”<sup>[4]</sup>。因此, 意义不再是对外部世界的直接映射, 而是大脑中对外部世界的概念结构的映射, 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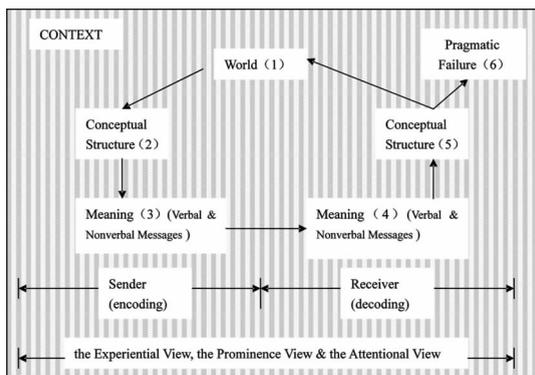


图示 2 认知意义观<sup>[3]</sup>

### (二) 言语交际模式

Thomas (1983) 将语用失误分为语言语用失误和社会语用失误两种。随着身体语言、手势语、环境语言等非语言交际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的研究,非语言语用失误成为了语用失误的一个分支。可见交际离不开语言信息 (verbal message) 及非语言信息 (nonverbal message)。Saussure 的循环图 (Circular Model)、Shannon & Weaver 的线形图 (Linear Model)、Newcomb 的三角图 (Triangular Model) 以及 Leech 的梯形图 (Trapezoid Model) 都从不同的侧重点对言语交际模式进行了探讨<sup>[5]</sup>。我国学者王寅 (2001)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语义为中心的语言交际锥形图 (Conic Model)<sup>[5]</sup>。本文在认知意义观的基础上,结合认知经验观、突显观及注意观,绘制出言语交际模式图,如图3所示,并对其进行讨论:



图示3 言语交际模式

如图3所示,在一定的语境(context)下,言语交际的整个过程按(1)(2)(3)(4)(5)⋯(1)或(6)的顺序进行,左边为信息发出者(sender),即说话人的编码过程,右边为信息接受者(receiver),即听话人的信息解码过程。整个交际过程,包括编码和解码,都受到了认知经验观、突显观及注意观的影响。(1)指客观外部世界。说话人对客观外部世界在大脑中加工处理,从而形成自身的认识,即(2)说话人大脑中的概念结构。根据认知意义观,语言作为工具所传递的意义是对人脑中的概念结构的映射,这种映射过程反映了(2)→(3)的过程,形成了以语言及非语言信息为载体的意义(3)。在(3)→(4)的过程中,意义通过口语、书面语、身体语言、客观场景设置等各种形式进行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干扰,最终到达听话人所获得的意义(4)。听话人的解码过程首先是将获得的意义(4)以语言或非语言形式为载体的意义,通过大脑的处理,形成概念结构(5)。然

后再通过与说话人所共享的语言系统知识、共处的语境等因素,推导出“外部世界”。此“外部世界”可能与(1)吻合,言语交际成功,或出现偏差,言语交际失败,语用失误(6)产生。

### 三、语用失误交际模式之认知解

#### (一) 经验观、突显观及注意观

上文提到认知经验观(the Experiential View)、突显观(the Prominence View)及注意观(the Attentional View)作用于交际双方编码和解码的过程。当前认知语言学主要由这三个方面表征<sup>[6]</sup>。

认知经验观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不应是在哲学思辨和内省式反思的基础上提出逻辑规则和客观定义,而应当遵循一条更为实际和实证的道路,如:像心理学研究那样做实验、访谈,询问语言使用者在说出或理解某个词或某个句子时的脑中所想<sup>[6]</sup>。以动宾词组“下雪”为例。客观地说,这个词表现了一种自然现象,属中性词。通常情况下人们根据经验能联想到“白色”、“六边形”、“冷”等概念。然而,对居住在中国北方某个山区的人来说,“下雪”很可能带有负面含义,他们想到的恐怕是雪灾、大雪封山、粮食储备不足,甚至可能是过去在大雪中的某种痛苦的经历。而对于生活在中国南方的人来说,大多对“下雪”有较积极的态度,因为他们想到的通常是雪花漫天飞舞的美景、孩子们的欢笑和奔跑。可见,我们对词汇的理解和认识并不仅仅是这些词的固有属性(Attributes),我们对词汇意义附加了我们所有的经验。

认知突显观认为,语言结构中信息的选择与安排是由信息的突出程度决定的。如:一只正在喝水的鸟,我们通常视“鸟”为画面中的焦点,而将水以及水盆视为背景。这就是突显观的焦点(Figure)/背景(Ground)分离理论。同时,在句法上主语对应焦点,宾语对应背景,动词表达的是焦点和背景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通常说:A bird is drinking water.而不是:Water is drunk by a bird.然而正如著名的“脸与花瓶幻觉图”(Face/vase illusion),有的人看到是人脸,将花瓶的部分视为背景;而有的人则相反。关键是人的大脑对图突显的部分不同。如:一个小孩向他的妈妈提出要收养路边的野猫,妈妈以野猫脏为由拒绝了。作为外部世界的客观现实,“路边的野猫”,尤其是交际双方共处同一交际语境,通常是有所特指的。然而同一客观外



能只受语言知识的影响,得出“狗”的概念结构。到这一步,我们还不能说语用失误就一定形成了。听话人仍有可能通过主观作用,避免语用失误,即:听话人认识到“狗”在中西文化中突显了不同的特质,将“狗”这个概念结构与“照片中的儿子”联系起来,认识到“狗很可爱”,从而得出“照片中的儿子”(1)很可爱,交际成功。若此时作用于听话人的仍然是中国文化,即:突显狗的功能性及贬义的外延,意义就被歪曲、误解,产生语用失误,交际失败。

#### 四、总 结

可见,言语交际过程不是物理性的编码和解码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受到交际双方主观认知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语用失误的发生并不能完全归咎说话方或听话方,而是交际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交际过程的复杂性预示着在一次信息编码、解码的过程中,有多种可能造成语用失误,语用失误可能在(1)→(2)、(2)→(3)、(4)→(5)、(5)→

(6) 四步中产生。同时,语用失误也可能在(1)→(2)、(2)→(3)、(4)→(5)、(5)→(1)这四步中得到合理避免,使得交际顺利进行。

#### 参考文献:

- [1] Thomas, J. Cross - 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3 (2): 91.
- [2] 钱冠连. 汉语文化语用学[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195.
- [3] 蓝纯. 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89.
- [4] 束定芳. 认知语义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27.
- [5] 王寅. 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195 - 200,200 - 206.
- [6] F. Ungerer & H. J. 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37 - 39.